杂记

一株古树的背后

李青松

九搂十八杈，何意？——这是一株古柏树。九搂，谓之粗也；十八杈，谓之分枝数也。通俗地说，就是九个成年人手拉手才能合抱的古柏，生长着十八个形态各异的分枝侧杈。树冠巨大，密叶浓郁，如天然华盖聚气巢云，风雨不惧。

它，稳稳矗立在天地之间。

这是一株比北京城还要古老的树——树龄三千五百年了。

出京城东直门往东北七十公里是密云区，出密云往东北七十公里是新城子镇，出新城子镇往东北一箭之地，就是九搂十八杈了。它是一株侧柏，被称为北京的“古柏王”——高十二米，胸围八米二，平均冠幅十七米四。酷暑中，移步树荫下，有明显的清凉感觉。

某日，我与古树专家施海来到这株古柏树下，对它的前世今生和生存状态一探究竟。三千五百年，不是一个抽象的数字概念，而是一道道具体的年轮。

之前，施海多次跟我提起九搂十八杈。多年来，施海一直呼吁要加强对古树文化的研究和保护工作。他对文化有自己的理解。他认为，所谓文化，就是“讲究”。比如，“松”的构成为什么是“木”和“公”；比如，民间为何“屋前不栽桑，屋后不种柳”；比如，桃李为何与教书育人有联系，中医界为何叫杏林；比如，颐和园里为何多为油松，天坛里为何多为侧柏，等等，诸多“讲究”里大有学问。

古树是一部编年史。历史在典籍里，历史在坛坛罐罐的文物中，而活着的历史在古树的年轮间、树梢上。

施海手指古柏告诉我，所有的树都是由内向外生长的——最新的年轮紧挨着树皮，而最古老的年轮则在树的中心部分。形成层主要负责生长，它是位于树皮和里面木材之间的一层很薄的细胞。新的木材细胞由形成层产生，并积聚在以前形成的较老的一层木材细胞的外面。整个树干中，被树皮保护的这层薄薄的形成层是唯一有活力的部分。其它部分——树皮和木质部——都是由失去活力的细胞组成的。它们的主要功能是保护树木不受损害，保持树干的稳定性，保持水分和营养物质在根和叶子之间正常运输。

正说话间，古柏背后闪出一个人。中等身材，脸膛黝黑，额头布满皱纹。他叫胡玉民，北京密云区新城子镇林业站站长。1986年从北京农校毕业后，胡玉民被分配到林业站工作，三十九年没换过单位。刚到林业站报到的第一天，他就与九搂十八杈有一张合影，那时候他还不到二十岁。

胡玉民说，他参加工作的时候，古柏的西北面是关帝庙的残垣，青砖石条横七竖八的还有一些。他说，一刮大风下暴雨下冰雹，他就惦记着这株古柏。只有来看看，没什么情况，才能放心。

跟人一样，树老了容易得病。蚜虫、小蠹虫、白蚂蚁等轮番袭击古柏，或者蛀干，或者食叶，或者寄生在树皮组织里，威胁着古柏的健康。曾有一窝土蜂蛰伏在古柏树干上打洞，对古柏造成危害。有人建议用药液毒杀土蜂，既简单又省事。胡玉民却摆摆手，拒绝了。他说，对古柏来说，土蜂是害虫。可是，对于别的植物来说，土蜂可能是传粉者。再者说，土蜂也吃别的害虫，不要轻易杀戮某种生物，而使生物链条断裂。他从野地里割来艾蒿，采用艾蒿烟熏的方法，把那窝土蜂赶走了。

前些年，天牛对古柏的危害很严重。天牛是食叶害虫。在幼虫期，它会蛀蚀树干、枝条及根部，引起古柏断枝、枯萎。胡玉民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，决定“以虫治虫”——释放人工饲养的肿腿蜂，寄生在天牛幼虫或者虫蛹上，吸收天牛幼虫的营养而使其死亡。此法不污染环境，也避免了使用农药对其他生物造成危害。

上世纪70年代修筑的松曹（松树峪至曹家路）公路，由于护坡挡墙紧挨古柏，致使古柏根系伸展不开，影响透水透气。后来，古柏西侧侧枝不同程度地出现枯枝现象。胡玉民看在眼里，急在心上。他采取了许多复壮办法，但治标不治本，难以改变古柏衰弱的态势。

他几次反映情况，得到了上级重视。专家现场考察和对古柏进行“体检”后认为，要使古柏复壮，只能把影响古柏生长的道路和建筑物挪开。

2020年10月，当地政府决定，拆除松曹公路护坡挡墙一百九十五米，公路整体东移十五米。拆除挤压古柏裸根的公路段物资站和镇卫生院部分房屋，搬迁至别处。为古柏腾出空间，把属于古柏的地界还给古柏。

新城子镇林业站专门制定了古柏养护方案。在树冠四周竖立九个仿生支撑柱，通过分散支撑强度来为主干助力。还对古柏树下的土壤进行了改良，修建了深根复壮井，并用科学方法在地下引根，促进根系向深处延伸，向四周扩张。俗话说，树有多高，根有多深。其实，树根并不乱长，也非无章无序。直根分出粗根，粗根生出细根，细根生出更细的根，更细的根生出千千万万的根须。树根深藏地底，人的眼睛是看不见的。然而，正是看不见的东西决定着看得见的东西。

每逢秋天，古柏树籽成熟了，胡玉民就提着矿泉水空瓶，蹲在古柏树下捡拾柏籽。每年秋天都能捡拾三四瓶，多的年头，能捡拾五六瓶。在胡玉民眼里，这些柏籽都是宝贝，想想看，能活三千五百年的古柏，在它的体内一定存在我们至今没有破译的生命密码。看着古柏树下自然生长出的两株小苗，胡玉民的脸上露出不易觉察的喜悦。他告诉我，他捡拾的柏籽，送给林业科研部门后，已成功繁育出小苗。

因为这株古柏，当地建了一座公园——古柏公园。公园依山而建，占地三百二十亩，有步道，有台阶，有石壁，有花坛，有草坪，有灌丛。当然，公园里的主角是九搂十八杈。公园不收门票，游人三三两两，一拨走了，一拨来了，一拨一拨总是不断。

阳光灿烂的日子里，古柏上常有花狸鼠跳跃腾蹿，也有灰喜鹊时不时光顾。古柏主干上生出的新枝及树梢上冒出的嫩芽，生动诠释了古柏焕发的勃勃生机。考虑到安全问题，古柏被铁栅栏围起来了，游人只能在围栏之外参观、留影。对此，有人抱怨，但更多的人是理解。

为了使这株古柏免遭雷击，在距古柏十米处安设了一座塔状避雷针。在南北隐秘处各安设了监控摄像头，三百六十度无死角实时监控。两个摄像头各有分工，一个监控古柏生长情况，一个监控古柏周围现场情况。可以说，古柏枝头上栖一只鸟，掉一片叶子，都有影像记录在案。

面对古柏，也许我们可以窥见生命奥秘的一二。九搂十八杈以自己的方式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生态世界。在长达三千五百年的时间里，它存储了日月星辰的倒影，存储了气候、时令、灾害、动荡、战乱、文明和进步，以及生命演替的一些重要信息。通过古柏，我们可以在更广大的视野里，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，来探求人与自然的关系，以及人类社会变化的历史，从而思考在我们所处的时代，生态文明到底意味着什么。

有人说：“城市靠记忆存在。”

可是，我要说，古树能保存时代的记忆。那记忆里包括思想和传奇，也包括情感。

我与一座城

家住穿紫河畔

徐虹雨

湖南常德，枕长江，倚洞庭，挽沅澧二水。我的人生，与常德的穿紫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穿紫河长逾十七公里，是一条奔流千年的古运河，名字取自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作品。刘禹锡曾被贬常德，他在《采菱行》中吟诵：“白马湖平秋日光，紫菱如锦彩鸾（一作‘鸳’）翔。”取诗中“紫菱”之意，穿紫河因而得名。

2000年，我如一条渴望远行的小溪流，从澧水河边的县城流淌到穿紫河畔的常德市。我所工作的单位以及租住的小屋都在穿紫河畔。这座城市接纳了来自异乡的我，我却有些犹豫是否“接纳”它，原因很简单，就是因为这条穿紫河。

那时，每一次经过穿紫河，我都会忍不住捂住鼻子。这条在诗歌里如紫菱如锦缎的河流，却漾不起碧波。沿河两线分布着许多排污口，直排河中的污水使得河水变黑变绿，河床越淤越高。水葫芦塞满整个河道，河水发出阵阵腥臭。此外，随着城市扩张，穿紫河多处被填埋，或被围堤成塘，或被掩土为田。

2015年，全国选取十六座城市试点建设“海绵城市”，常德是其中之一。穿紫河由此发生了改变。曾经密密麻麻覆盖河面的水葫芦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在岸边栽种可以净化水质的芦苇，芦苇下布满了天然滤料、松散石块、渗水管、导流管等生态滤池设备。从泵站提上来的雨污混合水，经过这片生态滤池后，才排入穿紫河。

改造后的穿紫河，不仅逐渐恢复了自洁功能，还像一块巨大的海绵，消纳着城区的超量雨水。

与穿紫河一起变化的，还有常德城的其他水系。无论是有名字的河湖，还是无名字的堰塘，都变得清澈起来。

2015年，常德市启动常德河街建设，将老常德人记忆中的河街，从沅水边“搬迁”至穿紫河畔，让这座城市拥有了可以承载乡愁的地方。得知河街即将“复活”，画家黄永玉欣然提笔，为自己的出生地题写街名“常德河街”。

2016年10月，穿紫河畔的常德河街正式开街。

我带着一卷文字——沈从文的《湘行散记》，来到了常德河街。我看沈从文写在文字里的常德河街，更看常德人写在大地上的常德河街。

重生的河街上，按史料复建的麻阳会馆、鸳鸯走马楼等建筑气势恢宏，旧时光里的戏院、洋行、会馆、茶楼、客栈一一重现。此外，传统的常德丝弦、桃源刺绣、麻质画等非遗元素，美味的常德米粉、擂茶、桃酥等风味小吃，也一点点植入这条新生的“老街”。

那些年，我时常站在穿紫河边，看一条河，也看一座城。我觉得，穿紫河是这座城市的眼睛，而我们是穿紫河的眼睛，一起见证历史变迁。

穿紫河在改变，我的生命之河也选定了流向。我在穿紫河畔买了房，在这座城市扎下根来。

有时，我会乘船赴穿紫河的河流剧场，赶一场灯光实景秀——《常德记忆》。在那里遇见沈从文笔端的常德、黄永玉记忆里的常德。沿着河流漫游，或过廊亭，或遇戏台，或聆听刘海砍樵的传说，或邂逅车胤囊萤的故事，或阅读寻菱七里的典故……穿紫河向我展示着厚重的文化与灵动的形态。

有时，我会沿河看穿紫河上的桥。十四座桥梁，每座桥都自有风韵。尤其是长胜桥、遇仙桥等九座桥，桥底的“画廊”尤具特色。国内数位艺术家、壁画家将常德的历史典故、人文传说等绘制于桥底，以浮雕、手绘、釉陶等形式呈现，凸显了“历史、人文、乡愁”的主题。桥廊成画廊，船行其间，如行画中。

有时，我会去河街欣赏非遗文化。木雕传承人潘能辉泊在河边的木船，是我常去的地方。潘能辉将沈从文的《湘行散记》画了出来。这幅长卷展示了湘西北的风光与人文，常德的河街、常德的船，都在画卷里。沈从文的《常德的船》尤其引起潘能辉的兴趣。他根据文章描述，用画笔绘制了四十八艘形态各异的船，“我想着，将这些船一一复活。那时，它们在穿紫河边排开，该是多美的画卷”。如今，他已还原了五艘船，其中一艘成为他的绘画工作室。

与潘能辉一样，我也把创作的根扎在穿紫河畔。我的生命之河已与穿紫河的波浪汇合，而且再也舍不得分离。

过早

朱磊

老家湖北潜江，是一座小城，物产丰富，出各种美食。家乡把吃早饭叫“过早”，我未细究过这个叫法的来历，不过一到清晨，大街小巷就在热腾腾的蒸汽中苏醒。人们挤在小门面里，坐在马路边上，大快朵颐的画面，是对“过早”最为生动的诠释。

糊汤粉是家乡人“过早”的首选。

糊汤粉的粉本身便有特色，材料是当地常见的籼稻米，磨制得细如丝缕，泡在冷水里。取用时，厨师熟练地将糊汤粉抓到捞勺里，放在沸水里滚。滚过之后，捞起粉来，“啪啪”两声，长木筷重重敲击一下捞面勺的柄，滤去水分，让烫粉也变得有仪式感。

糊汤粉的味道，主要在汤头，以前都用鲜鱼熬汤。我记得小时候，常去的几家店，会用野生小鲫鱼熬汤。滤去渣滓后，汤味不仅鲜香，还有丝丝甜味。如今，很多店里简略程序，改用骨头熬汤，感觉就少了不少味道。所以，满大街寻找一碗真正的鲜鱼糊汤粉，往往是回家乡“过早”的乐趣所在。

在捞出的粉上，浇好汤头，点缀上白绿的葱花，再撒上一把胡椒面，整个香味便提了起来，直冲鼻翼，恨不得马上端走开吃。但是且慢，还有一道关键程序，这时店主会拿出炸好剁碎的调料，来上一勺增味提鲜，熟客往往还会说：“别小气，再来一勺！”

端上粉来，连粉带汤嗦一口，香气顺滑到胃里，再顺着热气回到舌尖。吃到一半，叫店主端上一块刚刚出炉的锅盔，泡在原汤里，捞出来咬一口，软糯、香滑，真是唇齿间的狂欢。

小时候上学，父母如果没时间做早饭，一碗糊汤粉便是我一天的第一个憧憬。在街边馆子里，端一碗粉，暖意从手心传来，连汤带粉呼呼吃完，一身微汗，那股暖意能够陪伴我一整天。

这些年，回乡的次数越来越少，心中却挂念着那种味道。有一次，妻子从我老家回来，兴冲冲地给我描述，潜江哪里开了新的“过早”店，哪里的糊汤粉味道最佳。她还专门去了早餐店，像个本地人一样，用不熟练的潜江话跟店主说：“多加一勺。”我忍不住哈哈大笑，看来，妻子也懂得了“过早”的含义。

▲中国画《露气》，作者潘天寿，中国美术馆藏。

矿区的碧波

刘庆邦

地下埋藏的煤炭被掏空之后，上面的沙、石、泥土等，会一重一重往下脱落。脱落波及地面，上面的一些建筑和土地沉下去，水慢慢流到低洼地，就形成了湖泊。我去过不少煤矿，一次又一次看见过这样的湖泊。说实在话，每次我的心里都有些愧疚。我之所以心怀愧疚，是因为我也当过矿工，也在井下挖过煤。我挖过煤的矿区，地表沉得也很厉害。因采矿对自然生态造成了损坏，给大地留下了缺陷和伤疤，对于矿区湖泊的形成，我总觉得自己负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。

我琢磨着，煤的资源用完了，是不是可以把矿山的生态环境修复一下，把同样宝贵的水资源利用一下，让它为矿区人民造福呢？我后来才知道，在若干年前，已经有一些煤矿开始了修复工作，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。河北唐山的开滦煤矿，就是一个范例。昔日三十多平方公里的采煤区，经过多年的修复治理，已建成美丽的南湖公园。

北京离唐山并不远，我一直想找个时间去开滦煤矿看看。直到今年5月，我才终于如愿以偿地去了唐山。那一次，我们参观了开滦矿山公园博物馆，还走进南湖公园。开滦煤矿原为开平煤矿，开平煤矿变成开滦矿务局之后，这座建于唐山市中心的机械化采煤矿井，被正式命名为唐山矿。这个矿，矿工接续了一代又一代，但耸立在高高井架上的天轮仍在不倦地转动，源源不断地为国家提供着煤炭。

南湖公园太大了，一边是湖面，一边是森林和绿地。湖中碧波荡漾，水光潋滟，游船往来，白鸥点点。湖岸上几乎被多种树木和花草全覆盖，可谓绿树成荫，鸟语花香。特别是正值春末夏初时节，满树雪白的刺槐花正在盛开，浓郁的花香阵阵袭来，沁人心脾。

唐山之前有挖煤堆成的矸石山和烧煤形成的粉煤灰山。唐山大地震发生后，煤矿沉降区破败得更厉害，成了人们抛扔生活垃圾和倾倒建筑垃圾的地方。几年时间，堆放的垃圾就达八百万立方米，成了一座垃圾山。这样一来，市区里就有了三座山，风来飞灰蔽日，雨来污水横流，春天杂草丛生，夏季浊气熏人，很是糟糕。这里被人们说成唐山的“龙须沟”，严重影响了市民的生活质量。在对煤矿沉降区进行全面治理的会战打响之后，唐山人打造了一座崭新的生态公园。他们把矸石山和粉煤灰山变成一座山，在上面覆土，垒石，绿化，使之变成一座不露任何煤矸石和粉煤灰痕迹的新山。新山被命名为龙山，是为了纪念我国第一台蒸汽机车龙号机车在唐山的诞生。

我们边走边看，每看到一处美景，脑海里就留下一幅美丽的画面：水中生长着睡莲，那些睡莲有的开红花，有的开白花，都是朝气蓬勃的样子；浅水处生长着芦苇、菖蒲和茨菰，它们都是绿色的，却绿得有深有浅……此情此景让我这个当过矿工的人不再感到愧疚，而是感到骄傲。

像这样把煤矿沉降区变成美丽湖泊的当然不止唐山开滦煤矿一家。随着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深入推进，各地有不少煤矿都在修复、治理、美化，变成了诗意般的存在。据我所知，江苏徐州贾汪煤矿建成了潘安湖，宁夏石嘴山煤矿建成了景海湖，安徽淮北煤矿建成的湿地公园也叫南湖，等等。在这些碧波荡漾的湖区，有的迎来了大批候鸟，有的出现了多年不见的珍稀动物，有的生态养殖获得了丰收。总的来说，它们各有千秋，美不胜收，都值得我们书写。

水边乡愁

叶为宝

我的老家在江西省遂川县，县里有一条自南向北流淌的遂川江，又名泉江。遂川江不宽，但水量大，周边山多林茂，小溪密布。这大自然形成的水网，不知编织了多少故事，也留下了我浓浓的乡愁。

小时候，我家门前就有一条小溪。父母在溪边耕地干活，我则在清澈见底的溪中玩水，或淘沙筑“坝”，或捕鱼捉虾。玩累了，口渴了，喝几口清冽甘甜的溪水，既解渴，又不会闹肚子。每当岸边的果蔬熟了，父母总给我尝鲜解馋，春尝枇杷和梨，夏食黄瓜和李，秋啃红薯和柿，冬吃萝卜和橘。父母在小溪里一边洗，我一边吃，那种现采即食的新鲜味，至今想起来还会垂涎。

当我奔赴一所农村初级中学时，路上，父亲带我参观了用河水发电的电站。他说，这电站虽小，可是全县第一个农村水电站。建电站时，父亲和乡亲们肩挑背驮，干了整整半年，吃住都在工地上。电站建成后，青山架线，绿水点灯，乡亲们从此告别了油灯岁月。晚上，我走进教室，一拉开关，钨丝灯泡全亮了，那一瞬间，我的心仿佛也亮了。我望着电灯，呆呆地想：这水是怎样变成电的呢？电灯里有我家门前的溪水发的电吗？

后来，我考入了遂川江畔的遂川中学，从此得以与遂川江朝夕相拥，晨昏作伴。曙光初现时，遂川江水蜿蜒北去，轻渺渺的薄雾笼罩着江面，啁啾欢鸣的鸟雀一翅翅剪开雾幕，迎接充满希冀的早晨。等到朝霞洒满江面，一江的金波银浪，一江的浣衣棒槌声，一江的琅琅读书声，我和同学就在这样的江边吟诗诵文……

一晃很多年，我离家入伍，再回县里，突然发现遂川江变了。河床变窄了，水量减少了，江中水浅也没法放排了。河水不再清亮，有的河段散发出难闻的腥臭味，不再有人在河中洗涤瓜果蔬菜。一打听，原来是县里大搞开发，忽视了保护环境，山上森林面积减少，很多泉水断流，工业和生活污水直排江中的缘故。

2019年，我回遂川探亲，登上遂川江东岸新建的红塔公园，那里是县城的最高处。纵目远眺，江水就像能工巧匠绣制的一条绿色飘带，自南山脚下款款而来，向北面沙滩缓缓飘去。四座钢筋水泥桥犹如彩虹飞架，桥上车水马龙。到江边走一走，只见江岸绿树成荫、鲜花绽放，江面碧波荡漾、水鸟翔集。十多里长的沿江绿道好像丝线穿珍珠，把岸边一个个绿草地、小公园、小广场、小茶馆、小酒吧巧妙地连起来。夕阳西下、华灯初上之时，人们在江边吹拉弹唱、跑步舞剑，好不热闹。在县电力公司工作的内弟说，这些年县里十分重视植树造林，保护生态，尤其重视水电、光伏、太阳能等绿色能源的建设、保护和利用，如今户户用上了清洁能源。

今年夏天，我回到老家居住。傍晚时分，我来到小时候玩耍的小溪边。耳边是潺潺的溪水声，眼前是飞舞的萤火虫，这些熟悉的景象，让我想起童年的美好时光。我知道，这条小溪不仅一直流淌到了遂川江，而且早已流进了我的心里和梦里。

本社社址：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2号 电子信箱：rmrb@people.cn 邮政编码：100733 电话查号台：(010)65368114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：(010)65368832 广告部电话：(010)65368792 定价每月24.00元 零售每份1.80元 广告许可证：京工商广字第003号